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解论

上册

[英]洛克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解论

上册

[英] 洛克著

关文运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解论

下 册

[英] 洛克 著

关文运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 类 理 解 论

(全 两 册)

[英] 洛克著 关文运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2017·27

1959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5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620 千
印数 14,800 册	印张 23 ⁵ / ₁₆ 。插页 8
(60克纸本)定价：2.75 元	

洛克和他的“人类理解論”簡介

約翰·洛克(1632—1704)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或“不流血革命”、即封建貴族階級和新兴資產階級妥協的思想代表和产兒。这在他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上都有所反映。

从哲学的繼承性上看来,洛克是培根和霍布士路綫,即知識起源于感觉、經驗——而不是来自什么“天賦”——的唯物主义認識論的繼承者和进一步發展了感觉主义的一个典型的英国經驗主义者。他为自己提出的中心問題是:“我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知識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

本来在洛克之前,就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主張的所謂“天賦观念”,即人类最基本的知識或观念并不借助于感觉、經驗而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或天賦的东西,当然,“天賦观念”的說法是唯心主义的;而洛克在哲学上(認識論上)的出發点就是在大力地駁斥“天賦观念”的同时,針鋒相对地提出了那个与洛克的名字分不开的、有名的白板(*tabula rasa*)論。白板的意思是說,人类沒有感觉、經驗之前(譬如,初生的嬰兒)的心理状态就象一張白紙一样,上面并沒有任何字迹,这就是說,沒有任何观念。洛克說,人类的知識都是以經驗为基础的,而且归根到底都是从經驗中来的。洛克提出認識論上的白板論是針對“天賦观念”論而發的。

为了理解洛克的白板論在反对認識論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天賦观念”的巨大意义,在这里必須強調指出,关于人类知識是来源于先天的观念还是来源于后天的經驗這個問題,历来是哲学史上、特別是認識論史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个营壘斗争最尖銳的問

題之一，而洛克在這個問題上一破（“天賦觀念”論）一立（白板論）的過程，正是他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形成起來的一個重要關鍵。

洛克駁斥“天賦觀念”的鬥爭是對整個唯心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嚴重的打擊。他的這個反對知識是天賦的白板論在今天仍然是有現實意義的。根據洛克這一觀點，我們可以用來駁斥種族主義者、殖民主義者胡說的什麼上帝“選民”以及殖民地人民好象“天生”就是“劣等民族”，從而不能接受知識和文明等法西斯主義謬論。因為就人類知識起源看來，人都是平等的，用洛克的術語說，那就是人生來都是一樣“白”的（不是指皮膚的顏色）。同樣，我們也不難理解法國十八世紀啓蒙思想家們怎樣從洛克的白板論，即唯物主義的感覺論，得出他們許多進步的革新要求來。

洛克認真地論證了人類知識起源于經驗（而且只有經驗）、而經驗就是客觀世界的事物作用于感官的結果這個認識論上的唯物主義觀點，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如果說“霍布士把培根的學說系統化了，但他沒有更詳盡地論證培根關於知識和觀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則”，那末，“洛克在他論人類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論證了培根和霍布士的原則”（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人民出版社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4頁）。

在“人類理解論”一書中，洛克雖然探討了知識和觀念起源于感覺這樣一個認識論上的基本原則，而且基本上他是唯物主義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他沒有把認識起源于感覺、經驗的唯物主義路綫貫徹到底，就是說，洛克的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妥協的。這首先表現在他把經驗分為兩類，即外部經驗和內部經驗的觀點上。洛克所說的外部經驗是指客觀世界的事物對人類的感覺器官發生作用的結果，他把這種經驗叫做感覺，當然，在這裡洛克是唯物主義的感覺論者和經驗論者；而他所謂內部經驗，據說是“心靈的本

身活动”，他把这种經驗叫做反省。这样，洛克認為內部經驗或反省，也象外部經驗或感覺一样，是認識的一个独立的源泉，他不知道“反省”阶段的东西是从感性阶段的东西發展来的，在这里洛克不仅是唯心主义的，而且还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他在認識論上陷入了二元主义。

其次，正如他把經驗分为两类一样，洛克把客觀世界的事物的質也分为两类，即第一性的質和第二性的質，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徹底性，妥协性在这里表現得更加突出。据洛克說，第一性的質是指客觀事物的广延性、形状、不可入性、运动、靜止、体积等等，他認為这类第一性的質是不以人的知觉为轉移而客觀存在的，是在事物的任何变化下都会保存着的；而第二性的質是指事物的顏色、声音、气味、口味等等而言的，洛克認為这第二性的質是主觀的、即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它好象是認識的主体通过感官附加到客觀世界事物上似的，这样說来，势必得出，如果没有眼睛来看，那末煤就不是黑色，如果没有耳朵来听，那末打雷也就沒有声音了。在这里必須指出，英国那个主教和主觀唯心主义者貝克莱正是利用了洛克关于第二性的質这个唯心主义的說法，而且用同样的“論据”說第一性的質也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事物所固有的，从而陷入了極端荒謬的地步。

从以上所說看来，洛克关于第一性的質和第二性的質的提法，正如他把經驗分为感覺(外部經驗)和反省(內部經驗)一样，都說明洛克哲学观点上的二重性(即唯物主义的不徹底性)，所以他的观点后来既啓發了唯物主义，又培育了唯心主义。洛克一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紀偉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如爱尔維修、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等人，他們發展了洛克的感覺論的基本的唯物主义內容，并使它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傾向。另一方面，洛克的經驗論的唯

心主义因素又为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所利用，例如我們剛剛講到的貝克萊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所以列宁說貝克萊和狄德罗都是从洛克出發的。

正是由于洛克作为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在政治上的妥协性和哲学观点的二重性、局限性，所以直到今天一般資產階級哲学家和哲学史家还在利用洛克的弱点（階級上的妥协性和唯物主义的不徹底性）作为依据来进行反动的宣傳，用以維護壟斷資本搖搖欲墜的統治，例如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一書中在講到洛克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說：“約翰·洛克是所有革命中最溫和而且最成功的 1688 年革命的聖徒。它（1688 年的革命——笔者注）的目的是适度的，而且完全實現了，因而在英国到現在为止再沒有革命的必要了。”（罗素著：“西方哲学史”，英文版，第 604 頁）。罗素說得如此露骨，正足以証明洛克身上的弱点确是为唯心主义者打开了方便之門。

当然，洛克作为 1688 年所謂“光荣革命”时階級妥协的产兒，作为唯物主义路綫上半途而廢的哲学家（我們指的是洛克关于內部經驗和第二性的質等等一些唯心主义的漏洞），作为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正如洛克是認識論上經驗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一样。这在反对中世紀封建思想上曾發生过積極作用），我們絕不否認、而且很容易理解洛克对于后来革命思想上（特別是在英国）的腐蝕作用或促退作用，然而，这正是洛克身上消極的一面、妥协的一面，也正是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得出了洛克是 1688 年階級妥协的产兒的根据，而資產階級学者就在这里称洛克为“1688 年革命的聖徒”，从而对他的妥协性加以美化。

如果說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从貝克萊到罗素一直在利用、表揚、夸張洛克身上消極的一面、妥协的一面（貝克萊利用了洛克

的經驗論中唯心主义的成分，而罗素則片面地夸張了、美化了洛克的階級妥协性)，那末，唯物主义路綫的哲学家从狄德罗以来繼承了并發展了洛克哲学中积极的一面和战斗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洛克在認識論上促进了培根以来英国唯物主义路綫上的感觉論和經驗論、駁斥了作为唯心主义重要据点之一的“天賦观念”論上；正是因为唯物主义在洛克的哲学观点上占有主导地位，所以馬克思指出，洛克在哲学史上的貢獻在于“洛克論証了 bon sens 的哲学，即健全理智的哲学，就是說，他間接地說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人民出版社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65 頁）。

总之，洛克的哲学观点——集中發表在“人类理解論”一書中——在西方唯物主义發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环节，它發生过承前啓后的作用，而且促进了进步思想的开展；同时，由于洛克身上的階級局限性和观点上的二重性、即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以及机械性、形而上学性），所以洛克的弱点又是向来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喜欢片面地利用和歪曲的一个根据。哲学史上的党性原則和两个营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对待洛克的評价問題上是突出而鮮明地显现出来的。

商务印書館

1958年10月

獻給彭卜洛克和芒特高梅利伯爵托馬斯 (Right Honourable, Thomas, Earl of Pembroke and Montgomery) 男爵何赫伯特 (Baron Herbert of Cardiff)、勛爵羅斯 (Lord Ross of Kendal, Par, Fitzhugh, Marmion, St. Quintin and Shurland)、今上底樞密院總裁 (Lord President of His Majesty's Most Honourable Privy Council)、兼威爾德、南威爾士兩郡民政長 (Lord Lieutenant of the County of Wilts and of South Wales) 大人：

這部論文底完成是大人亲眼所見的，它之出而問世，亦是受命于大人的，因此，它現在就憑其應有的權利，來要求大人賞給它數年前所允許的那層保障。我並不以為只要在書首署上任何一个大名，就能把書中的錯誤遮掩了。凡一种出版物之成敗，全看它底價值或讀者底愛好。在真理方面所最需要的，莫过于讓讀者摒除成見，平心領略，而能促使輿論給予重視的，又莫过于大人，因為舉世都承認大人是洞明事道，深入理藏的。人人都知道，大人在最抽象最概括的知識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而且凡所成就，皆是超群絕倫、遠離常法，因此，既承大人認可、嘉許此篇之作，这就至少不会使世人在未讀之先，就对此書加以鄙棄。不但如此，書中尚有一些部分，倘無大人為之聲援，則世人或者只因其稍越常軌，就以為它們是全不值考慮的；因此，大人如能加以印証，則世人將會對那些部分衡量考慮。有的人在判斷他人的頭腦時，亦同判斷假髮似的，要以時髦為標準；這些人除了傳統的學說以外，一概加以否認。因此，他們如果誣為驚奇，那乃是一件可怖的事。不論任何地方，任何新學說在其出現之初，其所含的真理，都難以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人們只要遇到新意見，則常常會加以懷疑、加以反對、而并無任

何理由，只是因为它們不同凡俗罢了。不过真理如黄金一样，并不因为新从矿中挖出，就不是黄金。我們只有考驗它，考察它才能知道它底价值，而不能專憑是否具有古典的样式来衡量。它虽然不曾印有公共銘印通行于世，可是它仍会同自然一样，并不因此稍損其真。在这方面，大人便可提供一些偉大而令人折服的例証。因为大人在真理方面有許多深广淵博的發現，倘肯稍稍公之于众，定会惊世駭俗，只是大人恐只許少数知交略測其奧妙。縱使沒有別的理由，仅此一端亦足以使我將这部論文献于大人之前。至于拙著，則同大人所拟的那个高貴崇宏的科学系統，（它誠然是新穎、精确、而能啓發人的，）亦似有相近之处，因此，大人如能允許我在这里自夸說，我的思想偶有几分同大人底差可比附，那我就觉得很是一种光荣了。大人如果願意獎进这部書，使之刊行于世，則我可以希望，迟早它会誘發大人做进一步的研究；而且我可以冒昧說，大人既許此書問世，那不啻是向世人保証：他們如果能接受这部書，他們将会从大人得到不負他們所希望的东西。說到这里，正可以表現出我給大人的贈品是什么样的；我所贈的礼物，恰如貧囊之人对富貴之鄰所敬的一样；富人园林虽盛，栽培虽美，可是貧人若以一籃花果見贈，則他亦不能不乐意接受。物品虽賤，可是献者如果出之以尊敬、珍視和感激，則它們也会有了价值。而說到这三層心理，則大人已經給了我許多特别的可靠的理由，使我不能不以極度的热心来向大人把我底仰慕之忱表示出来。这三層心理在贈礼上所加的价值，如果亦能同它們自己一样之大，則我敢自信不疑地誇張說，我現在所給的贈礼，是大人所受过的最富丰的一种。我相信，要找寻一切机会，以来表白我从大人所受过的屡屡不断的恩惠，那正是我底最大义务所在。这些恩惠不但其本身是偉大而重要的，而尤其使它偉大重要的，乃是在賜予这些恩惠时，大人总是伴以勇

敢、关切、仁慈和其他可感激的情操。不但如此，大人还又给了我一种恩惠，使其余各种恩惠更觉浓重，这就是始终对我显示垂青，时加存念。我冒昧一点说，对我似乎屑与为友这一点，从大人底言语和行动中，经常表示出来，即在我不在面前时，大人亦常在别人前如此表示；因此，我如果把人人所知道的事实写出来，那并不能算做虚荣；而且我如果不承认人人所亲见的事实，和我日日所受于大人的恩惠，那正表示我自己底失礼。我其所以提出这些恩惠，不但表示我对于大人应当感激不尽，而且我很希望以此更加增长我底感激之心。我相信，我如果不是分明感觉到那些恩惠，则我在写这部“理解论”时，亦不会提到它们，而且我亦不会抓住这个机会来向世人表示我自己底感激之心，来表示我自己是个大人底最谦抑，最恭顺的僕人。

約翰·洛克 (John Locke)

1639年5月24日达赛别墅 (Dorset Court)

贈讀者

讀者：

我現在要把我在無聊沉悶时所自行消遣的一点玩意，置于你底手里；如果我这个消遣的玩意，有时亦可以开你底心，而且你在讀时，所感的快乐，只要如我在写时所感到的一半，則你便不会怪自己，为什么把錢白花了，亦正如我不会怪自己为什么把辛苦白費了似的。你不要誤以为这話是我为自己底作品鼓吹；亦不要以为，我原来做这种工作时，很觉高兴，所以在作成之后，亦十分欢喜这种作品。一个捕百灵和麻雀的人，比从事于高等打獵的人，所獵的对象虽遜，其为快乐則一。人底理解可以說是最崇高的一种官能，因此，我們在运用它时，比在运用别的官能时，所得的快乐要較为大些，較为久些；因此，人如不知道这一層，則他还不知道本書底題目——理解。理解之追寻真理，正如弋禽打獵一样，在这些动作中，只是“追求”这种动作，就能發生了大部分的快乐。心灵在其趋向知識的进程中，每行一步，就能有所發現，而且所有的發現至少在当下說来，不但是新的，而且是最好的。

因为理解正如同眼睛一样，它在判断物象时，只以自己所見的为限，因此，它对于自己所發現的东西，一定是很喜欢的，至于它所看不到的，它亦并不觉得可惜，因为它根本就不知道有那回事。人如果不願携丐籃为生，不願以巧得的意見作为余茶剩飯而度其懶散的日子，他如果願意运用自己底思想，来追寻真理，則他所獵获的，無論是什么，他亦一定会得到獵人所能有的滿意。在追求中，每一时刻都可以給他一些快乐，来报答他底辛苦；縱然他不能自夸得到任何大的收获，而他亦不至于說自己底时光是白費了的。

人們如果在漫思暇想之時，把自己底思想記述出來，則正有上述的這種快樂。這種快樂，你是不必妒忌人的，因為你如果在讀時亦運用自己底思想，則它們亦會給你同樣的消遣機會。不過我所指的只是這一類發于你自己內心的思想，因此，人們底思想如果是輕易從他人得來的，則那些思想不論是什麼樣的，都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所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別的卑賤的玩意；真的，一個人所說、所思，如果盡聽人支配，則我們何必再過問他所說、所思的是什麼呢？反之，如果你能自己為自己判斷，我知道你一定會坦白地來判斷。因此，你無論如何責罵我，我都不会見怪你或嫌怨你。因為在這部論文中，所有的真理雖然都確是我所深信不疑的，可是我自己亦同你一樣易于發生錯誤；而且這本書的成敗，全靠你底同意，不能靠我自己。但是如果在这部書中，你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東西，或于你有益的東西，則你亦不要責罵我。我這部書原不是為精通這個題目的人寫的，原不是為已熟悉自己理解的人寫的；我寫這部書原是自己求進益，並且為了滿足少數朋友們的，因為他們自認是不曾充分考慮過這個題目。如果你不嫌厭煩，則我可以把這篇論文的來由告訴你。有一次，五六位朋友，在我屋裡聚會起來，就談論到與此題目相距很遠的一個題目。談論不久，我們就看到各方面都有問題，因此我們都就停頓起來。在迷惑許久之後，既然沒有把打攪我們的困難解決了，因此，我就想到，我們已經走錯了路，並且在我們開始考察那類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考察自己底能力，並且看看什麼物象是我們底理解所能解決的，什麼物象是它所不能解決的。我向同人提出此議以後，大家都立刻同意；都願意以此為我們底研究起點。下次聚會時，我就把自己對於自己從來未想過的草率、粗疏的思想寫出來，作為這篇談論底入門。不過這個議論的开始，既由於偶然，其廣續亦由於頓促；寫的時候又是東鱗西爪，毫

無連貫；又是往往擱置多日，随后兴会所至，机緣所值，乃又重理旧業；最后，避世閑居，攝养康健，此書乃能成就今日的模样。

写的时候，既然作輟無常，因此，就容易产生許多缺点；其中相反的兩点，就是：所說的有时太多，有时又太少。如果你觉得有所不足，則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所写的已經触动你底心怀，想使我再进一步了。如果你觉得太繁冗，則你应当归罪于这个題目本身；因为我在下笔之初，本拟以一頁尽数包括了我对这个題目所要說的話。不过我愈走得远，我所見得亦就愈广；新的發現繼續領我向前，所以它就不知不觉成了这么大一部書。我自然承認，它的範圍原可以縮小一点，而且有些部分亦可剪裁一些；因为在写时既然全憑湊巧，而且前后往往隔着很長時間，因此，它当然免不了有重复的地方。不过說老實話，要把这部書再加以删削，那我真有点懶做了，否則亦可以說是忙得来不及了。

最睿智的讀者往往是最精細的讀者，因此，他們一看見我这种錯誤，一定会感觉不快，这是于我底名誉有損的；而且我既然分明甘心讓这种过错存在，所以我亦不是不知道这个坏結果。不过懶散的人們，只要找到任何口实，就会自慰自安，因此，人們如果能知道这一層，則亦会对我加以原諒，因为我觉得我亦有一种口实，可以滿足我这种懶散之感。我所以为自己声辯者，不是說“同一意念因有各种方面，所以我們必須用它来証明、来解釋这个談論底各部分；因此，事实上，在这部書中許多部分亦就实在有这种情形。”我并不这样为自己辯护，我只是坦白地承認，我自己有时在一个論証上，过于費詞，而且往往在不同的目标下，在各种途徑中，把一个意見表示出来。我所以印行此書，并不敢妄謂要供給思广識銳的人們以知識；对这些博学大师，我自認只是他們底学生，因此，我要預先劝他們不要在这里存什么奢望；因为我所能給人的，只是由我底

粗疏思想所織造的，只足以适合于与我天分一样大的人們之用。后边这般人們因为受阻于确立的偏見，或抽象的观念，所以他們对一些真理会不易了解；因此，我如果費些辛苦，使这些真理在他們思想中明白清切起来，那他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有些題目我們必須面面俱到地来考察它們；而且一个意念如果是新的（我自認这里有些意念是新的），或是出乎常軌的（我猜疑人們看那些意念是如此的），則我們如果只是一瞥而过，那一定不能使它深入到理解以內，一定不能使它在那里留下一个深刻永久的印象。我相信，差不多人人可以看到：自己或他人，在某种方式下陈述一件事情时，往往覺得曖昧晦澀，可是若換一个方式来表示，則覺得很清楚明晰；——自然后来会觉得兩種說法并無多大差异；而且会惊异，何以一种說法不易为人了解，另一种則比較容易。不但如此，再說到各人底想象，則同一物象亦不能在各人底想象上产生同一的印象。我們底理解之差异，正如同味覺之差异似的。因此，有人如果以为：同一真理可以同样取悅于讀者，則他正可以希望以同一种烹調法来饗宴一切的人們。食物亦許一样，营养品亦許良好，可是你不能以同一种烹調法来取悅于大众。如果你想着使人——甚至健者——食起来能下咽，則你一定得換个方法来烹調它。因此，原来劝我印行此書的人，就因为此种原故，亦劝我仍以原样印行出来；而且我既然把这部書印行出来，因此，我希望那些肯費辛苦来讀此書的人們都了解了它。我原来并不想出版，而我所以出版，乃是因为人們夸獎我說，这部論文可以有益于人，亦如有益于我自己一样。若非如此，則我只不过讓原来慫恿我的几个朋友看看好了。我之印書既然意在力求有益于人，因此，我想我应当竭力使任何讀者讀起来，都覺得明白曉暢。我并不怕，敏辨好思的人討厭我在有些地方过于繁冗；我只是怕不慣于抽象思維的人們，或心存其他成

見的人們誤解，或不解我的意思。

人們一定會責難我說，要擅想来教导我們这个博学的时代，那不能不說是一种虛荣或傲慢；因为当我說，我在印書时 希望有益于 人，那正含着教导人的意思。不过我們对那些过分謙抑的人們如果敢肆狂論，則我正可以說，他們如果印書时，別有怀抱，那更是一种虛荣和傲慢，因为他們已經矯揉造作，鄙薄自己所写的是全無用的了。一个人在印書时，如果自己承認人們在讀了以后，不会得到什么利益，可是同时又想讓人来讀，那他就对于公众太不恭敬了。我这部論文中，縱然沒有一些可取的东西，我底原意亦一定不是不可取的；而且我底意旨既屬良善，則我底贈品虽屬輕賤，亦就可以原諒过去了。因有这种理由，所以我不畏人底責難；因为我虽然逃不了人底責難，可是較好的作者們亦是一样不能免于譏評的。人底主張、意見、趣味，都各不相同，所以要求一本取悅于一切，或取憎于一切的書，那是不容易的。我承認，我們所处的这时代，不是最無學問的，所以它也不是最易于滿足的。因此，我如果不幸不能取悅于人，人們并不必見怪我。我可以分明告訴我底一切讀者說，我这書原来不是為他們写的，只是為五六位朋友写的，因此，他們正不必費心来列于后者之数。不过如有人覺得非怒不可、非罵不可，則尽管由他怒罵好了；因为我底消遣方法正多，正不必同人来爭論。我已經真誠地来追求真理和效用，所以我將永远滿意自己这种做法；虽然我所采取的研究方式是最不足取的。學界的国度当下并非無大宗匠来主持，他們那些促进科学的大企圖，很可以留作永久的紀念碑，以為万古所欽仰。不过人人并不必都来当一个波义耳 (Boyle) 或是施丹汉 (Sydenham)。这个时代既然产生了許多大师，如大郝珍尼 (Hygenius) 同無双的牛頓 (Newton)，以及其他同类的人；因此，我們只当一个小工，来扫除地基，来清理知識